紅樓夢影/0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夢影

◀上一回

第七回　梅公子會試進京　柳郎君搭幫探友

下一回▶

話說賈大人升了吏部尚書，每日賀客盈門。王夫人張羅作衣服、打首飾，給環哥娶親。此時榮國府上下內外真是忙人多，閒人少。暫且不提。

話分兩頭，且說有一位原任翰林梅老爺的公子，名叫鼎臣，號瑟卿。雖然年紀不大，卻是當代的名士。父親亡故，只有寡母在堂。娶妻薛氏，小字寶琴，也是有名的一位閨秀。這梅瑟卿並無弟兄，只有個胞伯，現作嘉興府知府，膝下無兒，就是這梅瑟卿承祧兩房。所以這梅太守寄信，叫到任上。過了年，進京會試。寫了一隻頭號太平船，派了幾個僕人擇日下船。先把行李發去，又有寄去的許多東西，到京送親友；又有夫人寄去的些繡貨花絨等類。這日梅公子拜辭了伯父、伯母。那太守夫妻未免囑咐些一路上諸事小心，約束家人們不許滋事，這裡淨聽喜信。梅公子一一遵命，灑淚分別。帶著家人們下了船，就有嘉興縣、秀水縣都差人送了禮來，梅公子俱各璧回。次日天明，燒了福紙，送的家人回衙銷差。這裡鳴鑼開船。

此時正是新春天氣，兩岸邊嫩柳舒黃，一路上柔波泛綠。

過了幾個大碼頭，也有差人上去買些東西的時候，卻也無甚耽擱。這日到了蘇州碼頭上灣住船，真是天下第一繁華之處。看那河裡的船隻，岸上的轎馬，又有經商買賣，

晝夜不斷，可謂「朝朝寒食，夜夜元宵」。梅公子帶了兩個家人進城去逛了一回，買了些玩物，下船吩咐家人，明日叫一隻燈船去游虎丘。

次日就僱了只極好的燈船，又叫了個有名的妓女金阿四伺候少爺。又請示要清音不要？瑟卿道：「我不過是叫個人唱一兩支曲子下酒，人多了就鬧的荒了。」又笑道：「倒是這阿四不知怎麼樣，如若平常，咱們好換。」這些家人誰不討少爺的歡喜，就把那阿四帶過來見少爺。見他頭上挽著雲髻，鬢上簪著一枝紅梅花，身上穿著件鸚脖色湖縐小毛皮襖，下面是西湖色縐綢百褶裙，裙下窄窄雙彎，穿著鴉青緞白綾高底鞋。淡掃蛾眉，薄施脂粉，天然一段丰韻。瑟卿見他如此妝飾，就知不是那尋常妖妓，真是蘇小重生，秋娘未嫁。便同他過船，就帶了那小跟班的錦奴，還有奶公高升。後邊又隨了只火食小船，兩個家人帶著廚子伺候灑酒溫菜。這邊自有他們的隨手。阿四就問：「少爺，聽什麼曲子？」瑟卿說：「先喝點酒，潤潤喉，等回來時趁著月色再領新聲罷。」一面喝著酒，又講究誰的詞章好，誰的曲文好，慢慢搖著船，趁著風和水軟，看著那岸上的細草含煙，遙川凝黛，已到了虎丘。

便攜了這阿四，帶著錦奴，又叫奶公提著酒榼上了岸，到各處去逛了一回。見遊人甚多，便走到劍池邊，揀了塊平石，正倚著一株老梅坐下。又買了些細果，二人在石上對酌。阿四一抬頭，見對面松樹下站著一個翩翩少年，穿一件翠藍扣縐皮襖，加一件青蓮色洋呢棉半臂，戴一頂絳色氈帽，登一雙薄底緞靴，呆呆看著瑟卿。阿四說：「對面那人，少爺認的他麼？」瑟卿道：「看著眼熟，一時想不起來。」錦奴說：「好像那年在薛舅爺家見過他。」瑟卿便想起說：「別管是不是，叫他一聲看。」遂叫了一聲：「柳二哥。」那人迎了幾步說：「瑟卿先生久違了。」說著就拱了拱手，瑟卿站起身來也拱拱手說：「二哥過來坐罷。」又叫阿四見了。錦奴斟了一杯酒，瑟卿問道：「二哥這幾年作什麼生理？」柳湘蓮道：「萍蹤浪跡，也沒什麼一定的事情。才在千人石那邊瞧著像你，比先發福，所以不敢冒認。」梅公子說：「二哥，你還是那樣，就是略黑些，如今在何處作寓？」湘蓮道：「就在此不遠，太虛宮暫住。出了月，要進京去看看朋友們，打算還要東遊呢！」瑟卿道：「妙極，咱們就一同進京。」湘蓮道：「好卻好，你又要多一番事。」瑟卿說：「二哥要這麼說，就不是交情了。你把行李就搬到我船上去。」湘蓮問：「你的船在那裡灣著？」瑟卿說：「在閶門。」湘蓮又問：「你幾時北上？」瑟卿說：「本來明日就要起身開船的，便是多住一兩天也沒什麼要緊。」湘蓮道：「既是明日開船，我就失陪了。」說著，站起身來說：「明早船上見罷！」瑟卿一把拉住道：「不用忙，咱們下船去喝會子酒，聽聽曲子，明日再取行李不遲，難道還有什麼留連嗎？」

湘蓮笑道：「一個七十多歲的老道，我留連他作什麼？」說的大家都笑了。阿四道：「你二位不必爭，太虛宮是必由之路。略停停船，上岸去取，豈不省事！」瑟卿道：「就是罷！」說著站起來就走。湘蓮道：「你們美人名士，摻個我作什麼？未免唐突這山水。」瑟卿說：「難道那《離騷》上說的美人，務必是女的？」一路上說說笑笑，早到河邊。搭跳板上船，重整杯盤。

阿四問：「少爺聽曲子罷！」瑟卿問湘蓮：「聽那支？」湘蓮道：「只揀得意的唱罷！」阿四：「先生吹柳耆卿的《傾杯樂》。」那隨手剛要吹笛，瑟卿說：「拿簫來，我給我隨著。」於是瑟卿吹著洞簫，金阿四輕拍檀板，低低唱道：

凍冰消痕，曉風生暖，春滿東郊道。遲遲淑景，煙和露偏潤長堤芳草。斷鴻隱隱歸飛，江天杳杳。遙山變色，妝眉淡掃，目極千里，閒倚危檣回眺。

動幾許傷春懷抱，念何處韶陽偏早。想帝裡看看名園芳榭，爛熳鶯花好。追思往昔年少，繼日恁把酒聽歌，量金買笑。別後頓負光陰多少！

唱罷，湘蓮說：「『此曲只應天上有，人間能得幾回聞？』瑟卿吹簫，金娘度曲，真是替敝本家的詞增色！」阿四笑道：「叫柳二爺見笑了！」湘蓮說：「那裡話，宋詞裡常唱的也就是蘇東坡、泰少游、姜白石、柳耆卿的這幾家容易入拍。」梅公子滿斟一杯說：「柳二哥喝了這杯酒，奉求你唱幾句給他聽聽。」湘蓮說：「我何曾會唱？」阿四道：「聽柳二爺的議論，就知是行家。」瑟卿道：「你說不會，那回在薛大哥席上同馮紫英不是唱來？」柳湘蓮被他們磨不過，便說：「還是你吹罷！看錯了教他們笑話。」阿四忙遞過簫來，瑟卿吹著。湘蓮說：「我也陪你個《傾杯樂》柳詞罷，這可是九十四字的。」此時月光初上，照的滿船如同白晝。看那水面燈光月彩，真是萬點金波，滿河裡游船已少，趁著這水影煙光，真令人有離塵之想。梅瑟卿就吹起洞簫，柳湘蓮唱道：

樓鎖輕煙，水橫斜照，遙山半隱愁碧。片帆岸遠，行客路杳，簇一天寒色。楚梅映雪，數枝豔報青春消息。年華夢促，音信斷，聲遠飛鴻南北。算伊別來無緒，翠銷紅減，雙帶長拋擲。但淚眼沉迷。看朱成碧。惹閒愁堆積，雨意雲心，酒情花態，辜負高陽客。

唱完，滿船上無人不贊。阿四各斟了一杯說：「柳二爺再到敝處，務求光降，我還要拜先生呢！」瑟卿說：「你住在那裡？他來時好找你。」阿四說：「住吳縣衙門後邊，

枇杷巷。」瑟卿在湘蓮肩上拍了一下說：「記真了，枇杷花下閉門居。」湘蓮笑道：「大家都記著些。」此時夜已深了，又聽阿四彈了一回琵琶，已到官船。早有家人們在船頭伺候，阿四又送他們過船。梅瑟卿賞了他三十塊花邊、兩匹綾絹。柳湘蓮便從身上摘下塊漢玉同心佩，遞與阿四說：「聊以相贈。」那阿四俱各謝了，自回船去。這裡梅、柳二人談了幾句，各自安歇。

次日天明開船，走了有四五里的光景，湘蓮指道：「快了，那就是！」瑟卿順著他的手一看，見松柏掩映，透出幾段紅牆。臨近了，見牆頭上露著碧森森的幾竿修竹，又有一枝嬌豔豔的紅茶化探出牆外。瑟卿說：「好個去處！」湘蓮道：「裡頭地方忒窄。」說著便叫船家攏岸。那高升派了個火夫陶乙跟了柳二爺去挑行李，柳湘蓮帶了陶乙下船。去不多時，只見柳湘蓮頭裡走著，陶乙挑著一個竹箱，大小兩個包袱，上拴著一口寶劍、一張彈工，慢慢走來。錦奴說：「爺倒不像，柳二爺這琴劍書箱才像赴考的呢。」說著，柳湘蓮就上了船，賞了陶乙五百大錢。瑟卿教把行李安置在後房艙，二人吃了飯。

瑟卿問道：「你這幾年到底在那裡來著？」湘蓮說：「自那年為了件事出京，到廣東香山縣找個朋友。誰知我的時氣不好，才到幾天他就丁憂了。我把他送到湖南原籍，住了半年。過洞庭湖，在湖北住了幾天，就往江西去游了游廬山。遇著個朋友，替他管了點閒事，上了趟杭州，就在西湖住下了。去年臘月二十四才到的蘇州。」瑟卿就問：「你替人管什麼事？」「是保了一鏢銀子！」瑟卿笑道：「你可是文武全才。」湘蓮歎了口氣說：「也不過是謀生罷了。再者，趁著這歲數兒，老了就不行了。這一到京，熟人還不知有誰沒誰呢？去年見那告示上，可惜那寶老二怎麼會丟了！」瑟卿說：「你沒見京報上嗎？有了。」就把奏摺上的話，說了一遍。湘蓮道：「他們弟兄裡，還就是他是個人物。那幾位令兄都靠不住。」瑟卿道：「我那位襟丈，只聽見人說，總沒會過。」湘蓮問：「你們是什麼親戚？」瑟卿說：「他的夫人就是荊人的堂姊。」湘蓮說：「就是薛大哥的令妹嗎？」瑟卿說：「正是。」湘蓮說：「這都是我離京之後的事了。」二人一路上說說笑笑，頗不寂寞。這日到了鎮江，灣了船。次日叫了只江船，帶了錦奴，主僕三人去逛金山。各處遊玩多時，又登那寶塔，觀看江景。見瓜州一帶帆檣上的號旗映著日光，燦若雲霞，真是江天一覽。

初來時，和尚原不知是嘉興府的少爺，問了錦奴才曉得，慌忙烹茶、擺點心，又要擺齋。瑟卿說：「都不必，我們隨喜隨喜，今日還要過江呢。」和尚說：「天晚了，少爺明天再過江罷，請到那邊看看蘇學士的玉帶。」二人便同和尚到方丈來看蘇東坡的玉帶。瑟卿教錦奴送了和尚二兩香資。錦奴向和尚討了一大枝白梅花擔在肩上，慢慢繞到

前邊。和尚送出山門，兩下裡拱拱手，開船。湘蓮問錦奴：「你作什麼弄這累贅？」錦奴道：「兩碗半茶值二兩銀嗎？」湘蓮笑道：「那三十塊洋錢你怎麼不說呢？」錦奴笑道：「他可比和尚長的好看呢！這和尚我就嫌他腆著個大肚子，混充彌勒佛。」說的連船家都笑了。瑟卿還要焦山去，湘蓮說：「你看遠處那幾點黑，怕是要起風，早些回去罷！」瑟卿見江豬拜風，也就不往焦山去了。回到官船，只見和尚駕一隻小快船趕來，送了一擔第一泉水、兩瓶茶葉、一小簍筍乾、兩包豆豉。家人們找傢伙裝水，梅公子說：「不拘騰在那裡，少時就還倒江裡去。」家人回說：「這是第一泉的。」瑟卿說：「我們在廟裡喝的才是呢！這就是隨便舀的江水，也只好留下罷，開發四兩銀！」家人答應，自去打發和尚。

梅公子見天色尚早，教船家趁著這東風過江去。走到揚州，梅公子上岸，坐了轎子到揚州府去拜了年伯。那知府留吃便飯，天晚回船，知府又送了些土儀。次日早行，到清江浦換船，渡過黃河，便從王家營起旱進京。在路上商量，湘蓮要到薛家去住，梅公子那裡肯依他，一定要他在家裡住。

這日進了都門，到了梅宅，瑟卿先進去拜了母親，見了妻子，把任所的事情說了一遍，又把路上遇見柳湘蓮的事告訴母親。梅夫人說：「既是有客，你出去照應照應。」瑟卿說：「他少時就要見母親呢。」說罷，到書房，見湘蓮洗了臉，換了衣裳，等著一同進內拜見梅夫人。未免彼此客套了一回，就留在小花園住下，派了個小小廝狗兒伺候。次日柳湘蓮僱了輛車到薛家，見了他母子十分親熱。又將梅瑟卿留住的話說了一遍，薛姨媽說：「二姑爺作人本來好，又和氣又活動，不像大姑爺總有點癡癡的。」湘蓮坐了好久，就往賈府來拜寶玉。且說寶玉因場期將近，這日正在內書房抱佛腳。忽見焙茗答應飛跑出去，寶玉整整衣冠迎接出來，二人見面，執手寒溫，進房坐下，焙茗倒了茶來。寶玉就問他這幾年行止。湘蓮便把對瑟卿說的話又述了一遍，又告訴說梅瑟卿待他的光景。寶玉聽了說：「可惜，這個人我總沒見過，殊為恨事。」湘蓮道：「他這兩日就來拜你。」又問了回寶玉如何走失，如何回來。寶玉細細說了一遍，便向湘蓮說：「我要是出了家，今日咱們就見不著了。」寶玉問：「怎麼？」湘蓮笑道：「你們府門上大書特書『僧道無緣』，自然就見不著了。」寶玉問焙茗：「我怎麼沒看見？」焙茗說：「在那邊垛子上貼著呢！」寶玉又問湘蓮：「你這進京打算怎麼樣呢？」湘蓮道：「瞧瞧你們，還要出山海關逛逛醫吾閭山呢。」寶玉說：「真嗎？」湘蓮道：「怎麼不真。」二人談心，寶玉留他吃晚飯，吃與不吃，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

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